

刘毓忱

论《西游记》及其他



论《西游记》及其他

刘 毓 忱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论《西游记》及其他

刘毓忱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 1/2 插页2 字数103,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700

书号: 10151·719

定价: 0.55元

目 录

《西游记》主题简说	1
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辨析	8
孙悟空形象的演化	17
谈谈“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31
喜剧人物猪八戒	43
从玄奘到唐僧	51
《西游记》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	59
《三国演义》主要人物分析	70
漫谈“失”“空”“斩”	82
谈《水浒传》	92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107
宋江杀惜故事的演化	119
应当如何评价高鹗续书	122
关于宝玉的“移情”	136
《红楼梦》韵文的艺术特色	141
漫谈“杨家将”	152

关于杨业与潘美的一段公案	157
谈戏剧角色	161
后 记	169

《西游记》主题简说

《西游记》是一部幻想成分特别浓烈的神魔小说。小说中描写了许多神、佛、妖、魔的形象，离奇古怪和变化莫测的故事，什么“天宫”、“地府”、“龙宫”、“西天”，看来是很荒诞的，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但它却有着强烈的现实性。透过这层幻想的外衣，我们可以看出孙悟空与三界神佛妖魔的矛盾，是现实社会中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曲折反映。作者所写的天宫、玉皇大帝以及那些天兵天将，实质是现实社会中的皇帝以及他的文武群僚的折影。当然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像《西游记》这样浪漫主义作品与现实中某些具体人物简单的等同起来，说某人就是某人，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如果没有现实生活做基础，像《西游记》这样丰富多彩的内容、情节，决不会幻想得出来。因为神话是人们以自己的生活、习惯为依据来创造的。神话中的神总是穿着人的生活，过着与人相似的生活，神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反映。这一切都说明神话本身具有强烈的

现实性。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神话的许多东西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有些甚至是很荒唐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逐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又说：神话“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可是，有的《西游记》研究者却忘了神话的这一基本特点，简单而生硬地给《西游记》中的神、佛、妖、魔划阶级、划成分，说神佛代表统治阶级，魔怪代表被统治阶级，孙悟空反对诸天神佛，那他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后来孙悟空皈依了佛门，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是投降了统治阶级，而又反过来镇压他的同类。当然，我们分析《西游记》这部神话成分特别浓烈的作品时，也须注意到《西游记》的诞生不是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而是产生在阶级斗争、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明代中叶，因此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思想感情必然要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基于以上这些认识，我们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是通过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以及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通过孙悟空的种种行为和斗争，以幻化的形式曲折反映现实，从而歌颂劳动人民反对强权、反对暴力、蔑视统治阶级的权威，坚决向统治阶级作斗争的反

抗精神，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表现了劳动人民在斗争中克服困难的坚强信心和征服大自然的伟大气魄。

天宫，一向被统治阶级美化为天堂，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在吴承恩的笔下，里面却充满了欺诈、虚伪。一个堂而皇之而又统治森严的天宫竟被一个“妖猴”打得落花流水，至尊的玉皇大帝吓得惊慌失措，十万天兵吓得战战兢兢。在孙悟空眼里，没有什么正统和礼法，而认为一切都是平等的。他初次跟随太白金星来到凌霄宝殿，太白金星毕恭毕敬地向玉帝“朝上礼拜”，而他却“挺身在旁，且不朝礼”，等到玉帝问“哪个是妖仙”时，他才躬身答礼道：“老孙便是！”后来众仙高叫：“谢恩！”他也不过“朝上唱个大喏。”简直有点旁若无人的样子。大闹天宫之后，玉帝请来如来佛救驾，当如来佛斥问孙悟空时，孙悟空堂堂正正地回答道：“我本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帘洞里为家业，拜友寻师悟太玄。……凌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如来听罢，呵呵冷笑道：“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孙悟空却理直气壮地说：“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孙悟空的这些言行明显地透露出现实社会中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反抗精神。

我们再看看所谓西天的极乐世界。佛教所宣扬的西天净土，居然也是营私舞弊，贿赂公行。佛祖的弟子阿傩、迦叶二尊者，竟然三番四次地向长途跋涉的清贫行脚僧索取“人事”。没有“人事”就只给几卷白纸，逼得唐僧只得把化斋用的紫金钵盂送上才得以取得“真经”。那道貌岸然的如来佛祖，还说什么经不可轻取，亦不可轻传，过去卖了三斗二升黄金米粒还嫌卖贱了，使后代子孙们没钱用。原来这个至高无上的佛祖却是一个贪图利禄的利欲熏心者。同样，那个居于三十三天兜率宫专门炼丹的太上老君，也把金丹看成至宝，而孙悟空偷吃他的金丹时却像吃炒豆一样，这也是对道祖的嘲弄与讽刺！

《西游记》中的神佛形象都带有人间色彩。玉皇大帝和他的文官武将都是孙悟空的对立面，他们都是被作者鞭挞和嘲弄的对象。他们象人间统治者一样凶狠、残暴、昏庸、无能。只因沙和尚（卷帘大将）小白龙打碎一只玻璃盏，或者烧了一颗明珠，就施以酷刑，甚至将其诛戮。对孙悟空就更加凶残，不但绑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枪刺剑剐，火烧雷击，而且还放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内烧了七七四十九天。同时，他们也具有人间统治者的奸诈、阴险、狡猾的伎俩。他们导演了对孙悟空招安封官的骗局，开始只给孙悟空一个看马官“弼马温”，而等孙悟空发觉受骗，又大闹了天宫，他们才被迫满足了孙悟空的要求，封他为“齐天大圣”。

托塔李天王是个无能的将帅，他对孙悟空的造反束手

无策；巨灵神是个虚张声势的将官，他一出阵就大败而归；太白金星则老奸巨滑，他经常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现；十殿阎君、东海龙王平时只会作福作威，但在孙悟空面前却是一些可怜虫。凡此等等，都是作者讽刺嘲笑的对象。

小说在第七回以后对神的描写退居次要地位，因为故事转入西天取经，因此对如来佛和观音的描写较为多了一些，这是因为他们是取经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小说中的如来佛俨然是一个庄重而又法力无边的教主，但孙悟空作为佛教的徒子徒孙并不是驯顺的，他经常出如来佛的洋相，对他进行挖苦和嘲笑。当如来佛说他认得狮驼山妖精时，孙悟空便说：“如来，我听人说，那妖精与你有关哩。”如来佛承认与金翅大鹏雕有亲戚关系后，他就问：“是父党？是母党？”还说：“如来，若这般比论，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

不过《西游记》对观音菩萨的描写却是肯定多于讽刺，基本上肯定她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因为《西游记》的故事多是来自民间，关于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美好的传说，这些传说寄托着广大人民的美好理想和愿望。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作者也就把这种传说吸收到自己的作品里面。

吴承恩对道教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的笔下，凡是道士都是不良之物，无论是比丘国丈，还是车迟国三妖，都是向国王进女色，献媚药，求长生不老，干一些祸国殃民的

勾当。就是那个太上老君，在作者笔下也成了庸俗、自私的吝啬鬼。作者如此描写是有现实基础的。作者生活时代的明世宗就是以“崇道灭佛”，炼丹修仙，信用道士闻名于世的。当时，从皇帝到大臣，都专门从事炼丹，弄汞吃春药，讲究房中术，有的道士还因此做官做到礼部尚书。一个不满现实的进步作家，当然是要对这些丑恶事物进行批判的。

《西游记》中描写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妖精，他们都是孙悟空直接斗争的对象。这些妖精除少数的象铁扇公主、牛魔王等还多少值得肯定之外，其他均为杀人成性、危害人民的邪恶势力。他们当中除了少数是自然界的幻化物，很多都与诸天神佛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原来就是神，如黄袍怪是天上的奎星；有的是神佛的亲眷，如李天王的义女、哪咤三太子的义妹白毛老鼠精；其他不是这个的童子，就是那个的脚力。等孙悟空费尽辛苦降服他们后，要伤害他们的性命时，他们就被各自的主人带走了。作者在描写这些妖精时，往往赋予他们生活中封建统治阶级或其帮凶爪牙的某些特点。由于取经路上八十一难由四十多个故事组成，妖精又是那么众多，因而性格并不都很鲜明，而多为轮廓式的漫画。但作者毕竟充分发挥了他天才的想象力，写得是那样绚烂多彩，姿态横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说《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但它又以幻化的方式，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本质方面，无论是大闹天宫还是解除取经遇到的八十一难，

全部故事都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和蔑视一切困难的精神，这就是《西游记》的主题。

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辨析

古典浪漫主义名著《西游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英雄孙悟空。这位深受我国人民群众喜爱的神话英雄，他的“国籍”问题几十年来一直众说纷纭。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争论，直至今今天仍在争论中。有的研究者说他不是“国货”，而是从印度传来的“进口货”，因此在他身上贴上“印度品”的商标，说他是印度神猴在中国的“化身”；另一种意见则反对“进口论”的观点，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继承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是在我们民族肥沃土壤上创造出来的光辉典型。

“进口论”的发明者，以胡适为代表。早在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就提出孙悟空不是“国货”，乃是从印度传来的“进口货”。这种“进口论”提出不久，当即遭到鲁迅先生的批驳。在此之后，“进口论”，反“进口”说，间或有之。全国解放以后，“进口”说逐渐沉寂，但从197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印度舞蹈团访华，“进口”说又开始活跃起来。“进口论”的重新提起，虽

无新的材料可据，但调子却越来越高，观点更加坚定，甚至有点无视反对者的意见了。有的说“根据文学史的材料看，我们这位猴王，不是先从中国去印度，倒是万里迢迢，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①有的则说得更明确：“中国著名的长篇小说《西游记》里那个神猴孙悟空，据我看，就是哈奴曼（按：即印度史诗《罗摩延那》里的猴王）在中国的化身。”^②有的同志则把“进口论”说成“我国学者们的倾向”性意见。好象我国的学术界的学者们，只此一种“倾向”、没有其他倾向似的！其实并非如此。胡适的“进口论”发表不久，鲁迅先生就据理反驳。他说：“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按：禹治洪水时，降伏的淮河水怪。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古岳渎经》曾写到它）。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可是由我看去：1.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2.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話；3.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还以为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这是现在所不能然否的话。”^③之后，冯沅君、吴晓铃等同志，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稿》等书，对“进

① 顾子欣：《孙悟空与印度史诗》，载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② 季羡林：《印度史诗“罗摩延那”》，载《世界文学》1978年第2期。

③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口论”都据理驳斥。梵语文学研究专家金克木先生在他的《梵语文学》中全面地批驳了“进口论”的观点。他说：“我国有人以为这个神猴和《西游记》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这只是揣测，并无证据。两个神猴的形象是不同的，而且汉译佛经中没有提到这个神猴和他的大闹天宫，加以史诗这一段闹宫又是晚出成份，所以两个神猴故事还不能证明有什么关系。”并说：“《罗摩延那》至今还没有译成我国语言。”诸此等等，把“进口论”说成“我国学者的倾向”，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近年来“进口论”重新提起后，学术界的同志们议论纷纷，持不同意见者颇为少，决不存在只有“进口论”一说的“倾向”。

“进口论”者所持的论据，归纳起有三个方面：“可疑”、“相似”、“考查背景”。

“可疑”说的代表论者是胡适。他在《西游记考证》中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来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郑振铎先生亦曾从此说。他说：“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奴曼的化身”。但他同时又声明说：“什么时候哈奴曼的事迹输入中国而变成孙悟空，我不能确知。”^①

其二为“相似”说。顾子欣同志在《孙悟空与印度史诗》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这位猴王与孙大圣确有不少相

^①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似之处：二者都嫉恶如仇，且神通广大。苏格里瓦（按：即印度猴王）勇猛无敌，就象孙悟空舞起金箍棒来谁也不能抵挡一样。”季羨林先生也很强调中国神猴孙悟空是印度神猴“哈奴曼在中国的化身”，他说，“尽管有人否定这一点，但是他那种随意变形的广大神通，汉译佛经里可以找到，在《罗摩延那》里同样可以找到，难道这果然能够是偶然巧合吗？巧合到这种程度的事情在世界上是难以找到的。”胡适不仅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哈奴曼相近，甚至说《取经诗话》里的孙行者，也“与哈奴曼很相近”。郑振铎先生也说“哈奴曼与孙悟空相类”。

第三是“考查背景”。胡适曾经这样揣测：“中国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这样一桩伟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会不传到中国来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孙行者的根本。”顾子欣同志说：“查考猴王的历史背景，原来与印度的一部史诗《腊玛延那》（按：《腊玛延那》、《拉麻传》、《罗摩延那》、《罗摩传》、《罗摩延书》等，为不同译名）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中印都是文明古国，两国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可以追溯很远。”所以，“《西游记》作者，在创造孙悟空形象时，很可能受到这部史诗的启发。”并且说，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不但孙悟空与印度猴王有缘，就连猪八戒也同印度神话史诗有关。”如果据此推理，取经四众中的沙和尚，甚至连白龙马，也可能来自印度了。幸亏那位老师傅唐僧（陈玄奘），历史上实有其

人，《旧唐书》有传。不然的话，他也要和徒弟们一起，说成“进口货”、“仿造”品，判为印度“国籍”了！

从“进口论”者所持的论据看，无论是“可疑”说，“相似”说，还是用“考查背景”的办法，都没有找到把孙悟空定为印度“国籍”的根据。胡适的“疑心”，仅仅是大胆的“假设”，没有给小心求证找到依据，郑振铎先生则有言在先，对于“进口论”的根据尚“不能确知”。季羨林先生虽然说得十分肯定，认为孙悟空就是哈奴曼在中国的“化身”。但又说，印度史诗《罗摩延那》，“一直到今天，除了个别节译英文译本以外，没有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既然至今尚未译成汉语，远在明代的吴承恩，就更无法结识印度神猴哈奴曼了！吴承恩既然无法与哈奴曼结缘，那么他在创作《西游记》、塑造孙悟空形象时，也就无法受到“启发”，进行“仿造”了！

从以下四个方面可以说明，孙悟空的“国籍”不是印度，他与哈奴曼没有什么关联：1. 汉译佛经里连哈奴曼的名字都没有提到；2. 《罗摩延那》至今没有译成我国语言；3. 玄奘取经回国后记载了那么多的奇闻异事，就是没有记载“伟大的哈奴曼故事，证明玄奘没有把他带回我国来；4. 吴承恩在他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哈奴曼。从以上材料证明哈奴曼并没有“万里迢迢”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虽然中印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交往，“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两国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可以追溯很远”，但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把哈奴曼输送到中国，